

朱子大全集

第五
函
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九

碑

右文殿修撰張公神道碑

淳熙七年春二月甲申祕閣修撰荆湖北路安撫廣漢張公卒于江陵之府舍其弟衡州史君杓護其柩以歸葬于潭州衡陽縣楓林鄉龍塘之原按令式立碑墓道而以書來謂熹曰知吾兄者多矣然最其深者莫如子今不可以不銘熹嘗竊病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銜於詞章旣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爲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中間河洛之間先生君子得其不傳之緒而推明之然今不能百年而學者又失其指近歲乃幸得吾友敬夫

焉而天下之士乃有以知理之未始不該於事而事之未始不
根於理也然又不得盡其所爲而中道以沒不有考焉以垂於
世吾恐後之君子將有憾於吾徒也熹之愚固不足以及此然
於其學輩流偶獨後死期定叟之所以見屬者又如此其何以
辭顧以疾病之不間後五六年乃得考其事而叙之曰公諱某
字敬夫故丞相魏國忠獻公之嗣子也生有異質穎悟夙成忠
獻公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旣長又
命往從南嶽胡公仁仲先生問河南程氏學先生一見知其大
器卽以所聞孔門論仁親切之指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
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自奮厲
直以古之聖賢自期作希顏錄一篇蚤夜觀省以自警策所造
旣深遠矣而猶未敢自以爲足則又取友四方益務求其學之

所未至蓋玩索講評踐行體驗反覆不置者十有餘年然後昔
之所造深者益深遠者益遠而反以得乎簡易平實之地其於
天下之理蓋皆瞭然心目之間而實有以見其不能已者是以
決之勇行之力而守之固其所以篤於君親一於道義而沒世
不忘者初非有所勉慕而強爲也少以蔭補右承務郎辟宣撫
司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除直秘閣是時天子新卽位慨然以
奮伐仇敵克復神州爲己任忠獻公亦起謫籍受重寄開府治
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公以藐然少年周旋其間內贊密謀
外參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
奏始得見上卽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耻下閔中原之塗
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
誠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焉無使其或少息也則不

惟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千古因循之弊亦庶乎其可革矣上
異其言蓋於是始定君臣之勢已而忠獻公辭位去用事者遂
罷兵與敵和敵乘其隙反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然廟堂猶主
和議至勅諸將毋得以兵向敵時忠獻公已卽世公不勝君親
之念甫畢藏事卽拜疏言吾與敵人乃不共戴天之讎向來朝
廷雖亦嘗興縞素之師然玉帛之使未嘗不行乎其間是以講
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乎天人之際
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羣邪所誤以蹙國而召
寇然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
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
人心悅士氣充而敵不難却矣繼今以往益監此志誓不言和
專務自強雖折不撓使此心純一貫徹上下則遲以歲月亦何

功之不成哉疏入不報後六年始以補郡臨遣得復見上時宰相雖以厭復之說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且妄意公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慫慙公不答見上首言先王之治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以其胷中之誠足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而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固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夫欲復中原之地當先有以得其百姓之心欲得中原之心當先有以得吾百姓之心而求所以得吾民之心者豈有它哉不盡其力不傷其財而已矣今日之事固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

年召還宰相又方謂敵勢衰弱可圖建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
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皆斥去之於是公見上上曰卿
知敵中事乎公對曰不知也上曰敵中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公
又言曰敵中之事臣雖不知然境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
事公遂言曰臣竊見比年諸道亦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
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
圖彼也上爲默然久之公因出所奏書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
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詞以討之又不能正名
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其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
者猶以爲憂則其昧陋畏怯又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其或
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歟蓋必勝之形
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陳決機之日上爲竦聽改容

稱善至于再三公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
顯絕敵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
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
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
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始聞此論也其後又因賜對反復前
說上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冀時得晤語也時還朝未暮
歲而召對至六七公感上非常之遇知無不言大抵皆修身務
學畏天恤民抑權倖屏讒諛之意至論復讎之義則反復推明
所以爲名實之辨者益詳於是宰相益憚公而近倖尤不悅遂
合中外之力以排之而公去國矣蓋公自是退居三年更歷兩
鎮雖不復得聞國論而蚤夜孜孜反身修德愛民計軍以俟國
家扶義正名之舉尤極懇至於是天子益知公可用嘗賜手書

褒其忠實蓋將復大用之而公已病矣病亟且死猶手疏勸上以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以清四海克固丕圖若眷眷不能忘者寫畢緘付府僚使驛上之有頃而絕嗚呼靖康之變國家之禍亂極矣小大之臣奮不顧身以任其責者蓋無幾人而其承家之孝許國之忠判決之明計慮之審又未有如公者雖降命不長不克卒就其業然其志義偉然死而後已則質諸鬼神而不可誣也始公出幕府卽權外艱屏居舊廬不交人事會盜起郴桂間聲搖數路湖南帥守劉公琪雅善公時從訪問籌策卒用以破賊還朝爲上極言公學行志業非常人比上亦記公議論本末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到任問民疾苦首以丁鹽錢絹太重爲請得蠲是歲半輪召爲尚書吏部員外郎兼權左右司侍立官時廟堂方用史正志爲發

運使名爲均輸而實但盡奪州郡財賦以獻上聽遠近騷然人不自安賢士大夫爭言其不可而少得其要領者公亦爲上言之上曰正志以爲今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何傷公對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切切無餘若取之不已而經用有闕則不過巧爲名色而取之於民耳上聞之矍然顧謂公曰論此事者多矣未有能及此者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公言卽詔罷之兼侍講除左司員外郎經筵開以詩入侍因葛覃之篇以進說曰治常生於敬畏亂常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其後世猶有以休蠶織而爲厲階者興亡之效於此見矣旣又推廣其言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當時興利擾民之害詳焉上亦歎曰此王安

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誤國事也俄而詔以知閣門事張
說簽書樞密院事公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
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札疏尾付宰相使
諭指公復奏曰文武之勢誠不可以太偏然今欲左文右武以
均三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
反激武臣之怒也於是上意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
明年乃出公知袁州而申說前命於是中外譁譁而說後竟謫
死云淳熙改元公家居累年矣上復念公詔除舊職知靜江府
經畧安撫廣南西路廣西去朝廷絕遠諸州土曠民貧常賦入
不支出故在時立法諸州以漕司錢運鹽鬻之而以具息什四
為州用以是州得粗給而民無加賦其後或乃奪取其息之半
則州不能運而漕司又以歲額責其虛息則高價抑賣之弊

生而公私兩病矣公始至未及有爲專務以訪求一道之利病爲事旣得其所以然者則爲奏以鹽息什三予諸郡又因兼攝漕臺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以爲諸倉買鹽之本一以爲諸州運鹽之費奏請立法自今漕司復有多取諸州輒行抑賣悉以違制議罪其敢以資燕飲供饋餉者仍坐贓論詔皆從之所統州二十有五遼夏荒殘故多盜賊徼外蠻夷俗尚讎殺喜侵掠間亦入塞爲暴而州兵皆脆弱慵惰又乏糧賜死亡輒不復補鄉落保伍亦名存而實廢邕管斗入羣蠻中最爲重地而戍兵不能千人獨恃左右江洞丁十餘萬爲藩蔽而部選提舉巡檢官初不擇人公知其弊則又爲之簡閱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以爲効用令親兵摧鋒等軍日習而月按之悉禁它役視諸州猶有不足於糧賜若凡戈甲之費者

更斥漕司鹽本羨錢以佐之申嚴保伍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
入沙世堅才勇諭以討賊自效所捕斬前後以十百數又奏乞
遷辟邕州提舉巡檢官以撫洞丁傳令溪洞酋豪諭以弭怨睦
鄰愛惜人命爲子孫長久安寧之計毋得輒相虜掠讎殺生事
而它所以立恩信謹關防示形制者亦無不備於是境內正清
方外柔服幕府無南鄉之慮矣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積邊氓
告病而馬不時至至者多道死公究其利病得凡六十餘條如
邕守上邊則瀕江有買船之擾綱馬在道則緣道有執牽之勞
其或道死則抑賣其肉重爲鄰伍之患是皆無益於馬而有害
於人首奏革之其他如給納等量支券之姦以至官校叅司名
次之弊皆有以究其根穴而事爲之防由是諸蠻感悅爭以其
善馬來歲額率常先期以辦而馬無滯留人知愛惜遂無復死

道路者上聞公治行且未嘗叙年勞乃詔特轉承事郎進直寶
文閣再任五年除秘閣修撰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
安撫本路湖北尤多盜州縣不以爲意更其縱釋以病良民公
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破
膽相率遁去公又益爲條教喻以利害俾知革心開其黨與得
相捕告以除罪其餘禁令方畧大率如廣西時於是一路肅清
善良始有安居之樂郡去北邊不遠雖頗有分屯大軍而王兵
官率常與帥守不相中帥守所將獨神勁親兵及義勇民兵若
千人比年亦廢簡閱不足恃公旣以禮遇諸將得其驩心而所
以恤其士伍之私者亦無不至於是將士感悅相戒無輒犯公
令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以相激厲均犒賞修義勇法使
從縣道階級喻以農隙閱習武事以俟不時按驗而加賞罰焉

其後團教則又面加慰諭勉以忠義而教以敦睦首領有捕盜者爲奏補官由是戎政日修而士心亦益感奮會有獻言於朝請盡籍客戶爲義勇者公慮惑民聽且致流亡亟取丁籍閱之命一戶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爲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三歲一遣官就按它悉無有所與且爲奏言所以不可盡取之故闔境賴焉辰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募游惰號刀弩手蓋欲以控制諸蠻而實不可用中廢復修議者多不以爲便詔與諸司平處列上公爲奏去其病民同上者數條詔皆施行人亦便之並准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異時官吏多蔽匿弗治至是捕得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公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則疆場之事不宜使數負吾曲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其理直且曰南朝於是爲有人矣信陽守

劉大辯者婺州人也怙勢希賞誘致流民而奪見戶孰出以與之一部涸涸公爲遣吏平章乃定及是聞北人逐盜有近淮者則又虛驚夜弃城郭盡室南走數十里軍民復大擾公方劾奏之而朝廷用大辯請以見戶荒田授流民事下本道施行如章公復奏曰陛下幸哀邊民前詔占田已墾者不復通檢其未墾者二年不墾乃收爲營田德至渥也今未及期而大辯不務奉承宣布反設詐譏虧國大信以濟凶虐且所招流民不滿百數而虛奏且十倍請并下前奏論罪如法章累上大辯猶得易它郡以去蓋方是時上所以知公者愈深而惡公者忌之亦愈力公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不得尋以病請乃得之然比詔下以公爲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佑觀則已不及拜矣卒時年四十有八柩出江陵老稚挽車號慟數十里不絕訃聞上亦深

爲之悼四方賢士大夫往往出涕相弔而靜江之人哭之尤哀
蓋公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
過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厲明決無豪髮滯吝意以至疾病垂死
而口不絕吟於天理人欲之間則平日可知也故其德日新業
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雖小
人以其好惡之私或能壅害於一時然至於公論之久長蓋亦
莫得而揜之也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
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軋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
所爲郡必葺其學於靜江又特盛暇日召諸生告語不倦民以
事至廷中者亦必隨事教戒而於孝弟忠信睦姻任恤之意尤
孜孜焉猶慮其未徧也則又刻文以開曉之至於喪葬嫁娶之
法風土習俗之弊亦列其事以爲戒命閭井各推耆宿使爲鄉